

城市的语言

DEVAN SUDJIC

「英」迪耶·萨迪奇—著 张孝铎—译

東方出版

THE LANGUAGE OF C

城市的语言

〔英〕迪耶·萨迪奇—著

张孝铎—译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的语言 / (英) 迪耶·萨迪奇 (Deyan Sudjic, OBE) 著 ;
张孝铎译.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2020.5
书名原文: The Language of Cities
ISBN 978-7-5207-1279-8

I. ①城… II. ①迪… ②张… III. ①设计 - 研究
IV. ①J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75970号

The Language of Cities
Text Copyright © Deyan Sudjic, 2016
First Published 2016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by Genesis Culture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enguin Books Ltd.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Penguin Books Ltd.
Penguin (企鹅) and the Penguin logo are trademarks of Pengui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之非法版本。

城市的语言 CHENGSHI DE YUYAN

作 者: [英] 迪耶·萨迪奇
译 者: 张孝铎
出版统筹: 吴玉萍
责任编辑: 赵爱华 杨袁媛
特约编辑: 张 伊
责任审校: 金学勇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 51 号
邮 编: 100028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8
字 数: 16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207-1279-8
定 价: 59.00 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602 85924603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迪耶·萨迪奇 (Deyan Sudjic, OBE)，英国作家、著名建筑和设计评论家、英国设计博物馆馆长。凭借在设计 and 建筑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大英勋章。

萨迪奇出生于伦敦，毕业于顶尖建筑设计学府爱丁堡大学建筑系，涉及设计、写作、教育等多个领域：

作为教育者，他曾担任金斯顿大学设计学院院长、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Urban Age 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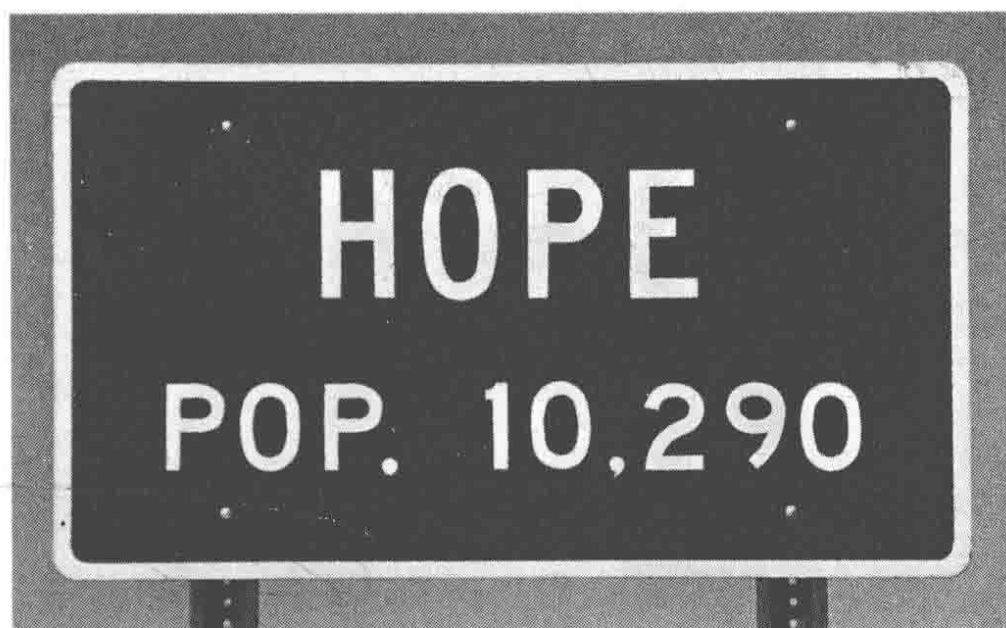
作为资深编辑，他是传奇建筑杂志《蓝图》的联合创始人，曾任意大利知名建筑、设计和艺术杂志《多姆斯》主编，《星期日泰晤士报》和《观察家》杂志的建筑和设计评论家。

作为评论家和策展人，他曾主持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英国城市建筑设计与建筑展，同时为格拉斯哥、伊斯坦布尔、哥本哈根等地策划展览，并担任 2012 年伦敦奥运会水上运动中心设计评委。

作为颇受欢迎的作家，萨迪奇已出版多部著作，如《方圆一百英里的城市》《设计的语言》《B 代表包豪斯》《城市的语言》等，作品已被翻译成十余种语言。

**THE
LANGUAGE
OF
CITIES**

DEYAN SUDJIC



阿肯色州的霍普市人口如此稀少，以至于纽约一幢摩天大楼底部三分之一的空间就能轻松容纳。即便如此，这里依然走出了一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

通过经济、思想和居民的生活主张，城市一直以令人惊奇的方式调整、重塑和进化。本书中看似信手拈来的城市故事反映着当今城市空间的挑战。城市将如何进化，才能适应更多样的需求、更复杂的环境、更灵活的移动？这本书将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搭建讨论未来城市发展的框架。

启皓

文化

出版统筹：吴玉萍
责任编辑：赵爱华 杨袁媛
策划出品：启皓文化
书籍设计：王左左

目 录

第一章 城市是什么

2

第二章 何以建造一座城

38

第三章 何以改变一座城

94

第四章 何以治理一座城

144

第五章 一座城市的观念

178

第六章 城市的人群及其不满

218

致谢

233

参考文献

237

图片出处说明

241

目 录

第一章 城市是什么

2

第二章 何以建造一座城

38

第三章 何以改变一座城

94

第四章 何以治理一座城

144

第五章 一座城市的观念

178

第六章 城市的人群及其不满

218

致谢

233

参考文献

237

图片出处说明

241

第一章

城市是什么

“城市”，一个几乎可以用来描述任何事物的词。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小定居点，人口不足1万，只有县治安官作为民选权威的代表，它被称为城市。东京，人口数量逼近4000万，以多选区为基础，有议会，有知事，有都道府县雇用的25万公职人员，还有数十亿美元的预算，也是一个城市。

如果任何地方都可以算作城市，那么“城市”这个概念恐怕就没有太多意义了。城市是由其中的居民创造的，城市为其居民提供的可能性构成了它的边界：它所具有的独特气质，使其不仅仅是建筑群的聚集体。正如独一无二的起源是城市独特性的组成部分，气候、地形和建筑也是一座城市特殊气质的来源，因贸易而形成的城市与制造业催生的城市更是截然不同。有些城市由独裁者建造，有些被宗教深深影响；有些城市源自军事决策，有些是大国方略的产物。

然而，相同的元素并不能始终创造出相同的结果。许多城市中都有河流蜿蜒而过，但塞纳河令巴黎如此独树一帜，全然不同于施普雷河畔的柏林；香港是贸易之城，迪拜和汉堡亦然，可它们都个性分明。当然，并非所有鲜明的都市性格都具有积极意义：残破不堪的废弃美术馆如今被用作停车场，唯独在一个城市——底特律才会看到如此光景。

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可以通过其居民生活和工作场所的聚集程度、政府系统、交通基础设施和地下水道的运行，以及同样重要的经济潜力来界定。城市的定义之一就是，它是一台创造财富的机器，至少能够让穷人不像过去那样一贫如洗。一个真正的城市为其公民提供自由，让他们成为自己渴望成为的人。是什么造就了城市？这个问题更加难以捉摸，但对此进行的思考，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客观的数据。

沿着世贸中心双子塔残骸为纽约留下的伤疤往前走，几步路的距离就能看到两位美国诗人的诗句。它们以巨型的大写字母逐字逐句地被拼写出来，由青铜铸造，立在哈德逊河边的栏杆上。它们没有那么精确，也没能为都市生活开出药方，但是让人产生了一种共鸣，这种共鸣是在更强调物质因素的城市定义中找不到的。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语气如颂词般激昂：

海的城市！

到处是码头和货站，到处是大理石和钢铁的门面！

骄傲而热情的城市，昂扬、疯狂、奢侈的城市！

这首诗的前两行并没在这里出现，但它们其实更能反映城市的重要衡量标准：

世界的城市！（因为所有的民族都在这里，

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在此作出贡献）

沿着水边再走远一点，对面新泽西州岸边崭新的高层建筑已经清晰可见，矗立在这里的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的诗句更加简洁：

一个人永远不需要离开纽约来获得他想要的全部绿荫——我甚至不能享受一片绿叶，除非知道附近就有地铁站——或者唱片店，又或者其他标志，那些让人不会全然对生活感到失望的地方。

在昔日被称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建筑群巨大的阴影之下，树立在此的这两个篇章，正是开明地方营造的产物。世界金融中心承担了它们的建造费用。出生于伊朗的艺术家西阿·阿玛雅尼（Siah Armajani）选择了这两段文字，并做了环境设计，从而创造了一个场所，让办公室里的人也能感受阳光，嗅到空气中哈德逊河的味道。

世界金融中心由六座建筑组成，总面积达到 800 万平方英尺（74.3 万平方米）。它本身是否符合惠特曼对城市的看法，仍待商榷。这里的发展凝练地体现了特定时期纽约城市建设方式的本质。这种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复制出来，如今却已不再时兴——这片建筑群被重新命名的现实也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世界金融中心在“9·11”事件中幸免于难，但如今已更名为“布鲁克菲尔德广场”（Brookfield Place）。德勤、富达和华尔街日报公司都在自由街 200 号，这座塔楼以前叫作“世界金融中心 1 号”，在 20 世纪 80 年代建造时广受开发商青睐。美林证券在维西街 250 号，这栋楼过去是“世界金融中心 4 号”。

这些新的地址名称可谓对简·雅各布斯的示好，她可是大型整体规划项目的头号批评者。它们也反映了一种迟来的认识，即超大街区会破坏街道的格局。但是，仅仅给 40 层楼高，共计 100 万平方英尺（9.2 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安上一条街道的名字，并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步行圈范围大小的紧密城市。在填埋场上盖起来的布鲁克菲尔德广场仍然是一种单一的城市文化。它提供了一个高度文明而发达的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享用三明治午餐，这儿还有一个溜冰场和一系列活动计划，鼓励人们周末前来消费。到了圣诞节，冬季花园每天晚

上都会亮起灯光。

拥有布鲁克菲尔德广场的开发公司也控制着伦敦的金丝雀码头 (Canary Wharf)。金丝雀码头在公共艺术项目上同样雄心勃勃，也同样拥有数目繁多的餐饮场所。和布鲁克菲尔德一样，金丝雀码头也是各类跨国公司在当地的前哨，从美国运通到野村证券都驻扎在此。它们聚集在一起，办公环境完全可以互换，就像现代版的“kontor”区一样。“kontor”的意思是“账房”或“办公室”，15世纪由汉萨同盟 (Hanseatic League)¹ 创立。加入汉萨同盟的商人从波罗的海的自由城市不断向外扩展，逐渐遍布欧洲北部，还远及伦敦，在“钢院” (Steelyard) 建起了飞地。他们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也把独特的建筑带到了所去往的每个地方。这跟 21 世纪的投资银行家们一个样：他们把惯常聘用的美国装潢设计师请过来，给自己位于伦敦荷兰公园 (Holland Park) 附近的联排豪宅建造影院、泳池和酒窖。

沃尔特·惠特曼在新泽西州的肯顿度过了晚年。这表明他虽然欣赏一个宏伟大都市的品质，却也觉得并不需要花时间亲自住在那里。另一方面，弗兰克·奥哈拉在东 9 街所过的生活，只有在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才可能实现。那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一个纽约同性恋者的生活。彼时，纽约

1 汉萨同盟是 13 世纪开始逐步在德意志北部城市之间形成的商业、政治联盟。汉萨 (Hanse) 在德语中意为“会馆”或“公所”。汉萨同盟在 14 世纪达到鼎盛，结盟城市超过 160 个。15 世纪中叶之后逐步衰落，最终于 1669 年解体。——译者注，下同

是美国第一个否定同性恋合法性，但将之界定为轻罪而非重罪的司法管辖区——这座城市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自由主义的界限。

我们可以认为，奥哈拉的生活倚赖两种相互依存的特质：城市性和现代性。在现代世界中，城市的重要定义之一可能就是它允许同性恋者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去生活，正如它为信仰宗教的人提供宽容一样。并且像惠特曼所说，它也欢迎来自所有国家和种族的居民。然而目前，面对躲避战乱而来的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移民，这里的人们却对可能由此带来的厌女症感到担忧。这种现象表明，无论是主人翁还是新来者，城市居民在享有宽容的同时也要履行各自的责任。

令人欣慰的是，证据表明，宽厚包容的城市比吝于宽容的城市发展得更加蓬勃。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贸易国家的中心，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欢迎那些受迫害的人——胡格诺派、犹太人、清教徒等——来到这里居住。在彼得大帝为俄国建造通向世界的窗口时，阿姆斯特丹也成了他理想的范本，尽管他在彼得堡成功复制的只是阿姆斯特丹的建筑特色，而不是它的宽容秉性。

但是，惠特曼和奥哈拉所歌颂的开放城市理念并不是城市立足和发展的唯一基础，即使在那些被现代世界所崇敬的城市里也是如此。雅典是奴隶主建造的，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没有大众民主。在莫斯科、北京和东京，仍然能看到历史上建造它们的专制统治者留下的规划模式，可以说，克里姆林宫、紫禁城和皇居都是围绕一个至高无上的个体所建造的城市系统的遗迹。这些城市的中心都有一座宫殿，宫殿之外是皇亲国戚和家臣所居住的内城，再向外的区域住

着被朝堂排斥在外的商贾和一般劳动者。这样的系统是为了加强对臣民的控制而发展出来的。从最早的古典城市就能看出，精英一直恐惧“乌合之众”的力量，竭尽所能地压制后者。从18世纪末的欧洲开始，工业城市的崛起使这种恐惧上升到狂热的地步。观察城市大规模发展的人们开始用疾病的隐喻来形容它们。到了1830年，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便已直呼，伦敦就是长在英格兰乡村脸上的“大粉瘤”（Great Wen）¹。

从1798年开始，绝对数字就占据了人口学家的头脑。彼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错误地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农作物种植的发展速度。城市不受控制的生长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将引发恐惧，其威胁性不亚于可能出现的大饥荒。现在，地球上的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城市里，这是人们近来才意识到的现实，也引发了一连串新的忧虑。

孟买有成千上万居民露宿街头，内罗毕的基贝拉贫民窟紧挨在铁轨边。在这两个城市以及其他很多贫富两极化的城市里，住在富人区的少数特权阶层认为，他们所在的飞地不像社区，而更像是秩序仅存的孤岛，被居无定所、生计无着的穷人从四面八方围困。

1 威廉·科贝特（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作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他遍游英格兰东北部和中部的乡村，将所见所闻汇成《骑马行乡记》一书出版。他在书中将当时快速发展的伦敦犀利地比喻成“大粉瘤”。



专制社会建造都城以强化其等级统治的特性，通常按照这种方式规划：庙堂居于中心位置，城市商业区挤在城堡大门周围，无产者的郊区蔓延向远方的地平线。在莫斯科、北京、东京以及其他拥挤的都市，曾经只属于特权阶级的空旷土地占据着中心，被摩天大楼所环绕。克里姆林宫（上图）在1147年从木栅城堡开始兴建，如今依然是一个权力中心。